今天要讲的故事呢，是一段最早连载于某个地方小论坛的故事，故事似乎是一个人在写完手稿之后，陆陆续续委托人输入为电子稿，发布于网上的，故事的后半段散轶不可考证，再后来，有不少自称看过原稿的人，补完了故事的结尾，但版本众多，内容水平亦层次不齐。笔者在文末会将传播最广的版本加上，其他主要版本也会罗列于文末，仅供参考。论坛更新原稿：我们的孩子，在她出生的第1238天，死了大家好，来到烟水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看过了大家讲的那么多故事，今天我也准备来讲一下我的故事。我有过一个女儿，她用力的活了1238天，死于全身的癌细胞扩散。她走之前，泪眼婆娑的对我说，爹，我好疼啊。今天，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家庭里面的故事。孩子她妈，苇芃，不是一个人类。她告诉我，她是一个仙女，追她，想跟她在一起，可以，但要先跟她一起生个孩子，然后一起把孩子生出来，然后养大，我们才能在一起。作为一个普通人类，我不是很能懂这里面的逻辑。"严格意义上讲，我们也算人类的一支，但与靠着怀孕来繁衍后代的大多数人类不同，我们这一族裔繁衍后代的方式是——用最热烈又最纯粹的爱，孩子会在爱中出生，在爱中长大，当他有爱别人的能力的时候，他就会脱离父母独立了。"我觉得她疯了，但我也是疯子，所以我相信了她。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设定，事情就变得有意思起来。我们聊天，聊她新买的裙子，聊她喜欢的歌曲，聊她今天刷的微博，聊她爱去的咖啡店，聊高考，聊她结婚生子那个小学同学，聊她失恋的闺蜜，聊她青春里暗恋过的男生，聊她难过时淋过得的大雨，聊她小时候漂亮的幼儿园老师，聊第一次带上红领巾，聊父母吵架，聊她生活那个阴雨绵绵的小城，聊她的梦想，聊她对未来的期望，聊我们在一起吧。这一次，她没有马上表态，一天之后，她给我看了一个盒子。红木的盒子，里面是一个福娃老虎，还有些婴儿穿的衣服。“初恋，得了急性肺炎走的。”她的语气很平静，“很大程度上，父母的感情健康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免疫功能，特别是孩子年纪小的时候，父母感情出现裂痕，孩子就很可能夭折。”“孩子是绝对精神力量的产物，肉体凡胎只不过是从大自然借来的，人死的时候，很快就会像云一样散去，就什么都剩不下了。”“如果你能接受的话，给孩子想个名字吧。”

我看了眼窗外，明月高悬，一汪碧水荡漾着银白的月光。

我说，“今晚月光很美”

她说，“是的”

毕业季，她约我出去旅行。

“我喜欢山，我们去爬山吧。”

但是我们在山上，出了意外。

和她相反，我不喜欢爬山，家乡是山区的，小时候漫山跑的时候，爬过太多的山。爷爷牵着我，扶着峭壁，走过一人宽的山路，只为去山的那边祝寿。

我告诉她，“在我的心目中，山，是导致贫穷的罪恶。”

然后我跟她讲了一个故事，我父母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母亲跟着父亲走了一天的路才到我爷爷奶奶家，当时家里，瓶无储粟，梁缺腌肉，生生所资，一应俱无。

爷爷就让父亲第二天带着母亲翻山去赶集，天刚发亮就动身，等他们下午走到集市上的时候，卖肉的早就收摊回家了。

她接了一句茬：“那住山里好啊，有钱都花不出去。”

说完，她又主动帮我打点好进山的行装——食品，水，药品，帐篷一应俱全。我看着她像一只小蜜蜂一样忙前忙后，收拾好我的，又收拾好她的。我心里一暖，突然觉得，要是余生能同她一起度过，倒也不枉生于世。

清风崖下过，顽鸟泉上啼。此刻，我们走在湘西的一处密林里。

“比起山来，我更喜欢水，各种各样的水。万里奔腾的长江黄河，四季充盈的泱泱珠江，还有壮丽的壶口瀑布，人定胜天的都江堰水利工程，只要是水的一切我都喜欢。”我对她说。

“你也会永远喜欢我吗？”她问我。

“会的，如果有一天我和你分开了，我就去死。为爱殉情。”

我的话音刚落，一声惊雷划破天空，她笑着说，“撒谎吧，小心被雷劈。”

紧接着，豆子大的雨滴劈头盖脸就从天上砸了下来。

我们躲到一处向外凸起的山崖之下。

雨越下越大，密密麻麻的雨帘包围了我们。

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，在这个小小的避难所里，我用固体酒精生起一堆火。

雷声伴着雨声，她喊我的名字我甚至没有听见。

“许愿，我好像听见了鬼哭的声音。”

我坐到她的身边，似有万鬼哭嚎，热气从山崖的缝隙喷涌出来，细小石块从山崖顶上掉落下来。

“糟了！不是泥石流就是山体滑坡！”顾不上带上行李，我用尽了这辈子最大的力气拉着她往外跑。

突然，巨大的噪声响起，我们同外面的世界被一团极致的黑暗隔开，我知道那黑暗是暴雨引发的泥石流。

黑暗中，她紧紧的握住了我的手。